

# 高层白领的社会压力及其影响因素

##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顾 辉

(安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在高层白领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社会压力感。这种压力感既与个人心理因素有关,同时受制于当前社会宏观环境的影响,对影响个人社会压力感知的因素需要构建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框架。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对高层白领社会压力感构成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年龄、健康、婚姻以及收入满意度等。因此,缓解高层白领遭受的社会压力,既需要个人和家庭的调节力量,更需要社会政策营造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社会压力;高层白领;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中图分类号]**D4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3)06-0005-07

在对白领的研究中,美国的C.赖特·米尔斯较早系统地分析白领的地位恐慌感。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研究20世纪50年代上升时期的美国新中产阶层时,这样论述他们的行为方式与特点:鉴于自身的身份地位环境,新中产阶层对声望有着强烈的要求,这种对声望的要求在所有的举止风度、习俗以及体现不同地位人们生活方式特点的消费方式上都有表现。这种对地位的渴望恰恰说明了中产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恐慌,因为随着新式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再像老式中产阶级那么显赫了,与老式中产阶级的子承父业、生活稳定相比,新中产阶级要面临着公开的社会竞争并随时可能成为失业大军的替代者。米尔斯将这种现象称为白领阶层“社会地位的无产阶级化”,并由此在白领阶层中产生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焦虑感。<sup>[1]</sup>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口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就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改变,物质生产部门中农业、传统工业的劳动力急剧减少,与新科技有关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增多;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比重超过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比重;脑力劳动者的比重逐渐超过体力劳动者的比重;雇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具有高等学历的雇佣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越来越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群体。专业管理人

**[收稿日期]**2013-08-2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ZH020;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流动视角下的二代现象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CSH021。

**[作者简介]**顾辉,安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性别社会学。

员队伍越来越庞大,非有形产品生产的劳工逐渐占据了劳动者的主体。在工资劳动者中,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比例、大公司和行政管理阶层人员的比例不断扩大。比起传统工人来说,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主要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拥有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因是被雇佣者而与传统工人一样处于“工薪阶层”的地位。这个群体在西方被称为“中间阶层”或“白领”工人。<sup>[2]</sup>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白领在我国社会职业结构中逐渐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这些新兴的白领职业群体及其结构特征是在中国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其社会心态和社会功能有着鲜明的特征,他们是在一个“群体快速组合”与“内部高速流动”<sup>[3]</sup>的交互性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在社会心态上这些面向市场的白领群体在整体上有了一种焦灼感与压力感:一是职业危机感在不断增强;二是市场领域存在的某些不规范运作加剧了他们的焦灼与压力;三是西方导向性的生活、消费方式与现有收入水平之间产生的心理预期紧张。这3个相互叠加的因素使白领群体普遍感到负担重。与此同时,社会转型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资源分配规则也给白领阶层带来了压迫感,中国的白领阶层普遍对自己的前途与成功充满焦虑,担心社会地位下降而滑落为贫困阶层,由此给白领生理和心理上造成了压力,并逐渐成为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压力是身体对有害刺激的防卫反应,压力与紧张是引发疾病的可能原因。早期的压力研究始于生理学领域,生理学家认为机体的积极适应与内部稳定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研究开创并推进了压力生理学取向研究<sup>[4]</sup>。后来,美国心理学家 Lazarus 综合了刺激和反应两种学说的要点提出了“压力认知交互作用模型”,用以解释压力基本过程的心理学模型,第一个从心理学角度系统建构和发展了压力理论<sup>[5]</sup>。早期的心理学将压力研究的关注重点放在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反映过程,后来 Kahn 将角色理论用来分析压力,提出了角色压力概念。他指出,角色产生于个体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角色压力产生于角色赋予者传递的角色期望和要求之中,角色压力包括的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角色过载3个维度,如果角色扮演者面临着上述情境,角色压力就会产生。组织是一个角色系统,每个人都需要扮演多种角色,角色之间的转换和不同角色间冲突的行为要求都是角色压力的直接来源。<sup>[6]</sup>压力研究的另一条路线,关注的是“生活事件”与身心疾病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为社会学理论模式的压力研究。Holmes & Rahe 认为,个体经历的生活事件,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会导致有机体丧失内部平衡,促使机体作出新的自我调整。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假设,Holmes & Rahe 在对大量医疗记录做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由43个项目组成的“社会再适应量表”,<sup>[7]</sup>围绕社会事件与心理压力研究不断地深化与拓展。这些研究表明,压力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环节和变量,这些环节和变量在压力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会学关注于压力研究拓展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家庭领域。相较于个体的研究,家庭压力研究将家庭放诸于社会系统当中,强调个人与家庭在管理压力时所拥有的资源,如家庭凝聚力与适应能力和采用行动直接改变压力情境和环境。Hill 创立了家庭压力的“ABC-X”模型<sup>[8]</sup>,A 是引发压力的事件/情境,B 是家庭拥有的资源与弹性,C 是家庭对事件的主观认知,X 是压力或危机的程度。该模型被视为系统理论分析家庭压力与因应的重要研究基础。此后,家庭压力研究不断完善,更加强调了家庭的动态发展以及家庭与整个社会系统的资源交换,重视对压力累积效应和资源重生的分析。但是,家庭仅为社会系统的一个次级系统,个人感知的社会压力不仅来源于家庭,同时与工作组织、工作家庭冲突、社会交往、生态环境、文化习俗、社会变迁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社会压力感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系统作用于个人生理和心理而产生的影响,它对理解个人压力源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近年来,随着体制改革相伴而来国家政策的调整、利益格局的改变、竞争的日益加剧、社会冲突的增多、工作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以及社会某些不良环境的影响,人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个人的社会压力感既反映了个人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困扰,同时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新问题,因此,需要从构建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回应社会压力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挑战。

无论是生理学模式,还是心理学和社会模式,这三种理论模式都试图通过有限的一套变量来解释应激与机体免疫、机体健康的关系,具有独特之处,但是又不乏自身的弱点。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独立而完整地解释压力现象。综合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对压力研究进行系统整合,对揭示压力过程的内部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对于理解当前白领阶层面临的社会压力及其缓解过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社会压力感的研究框架

生物—心理—社会学理论取向的压力模式研究为我们谱写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压力产生的连续过程。生物学和心理学侧重于微观研究,研究对象集中于个体,其对压力源的关注也侧重压力产生的微观过程,往往只将宏观的社会变迁作为背景,不作深入分析。从社会学对压力研究的角度看,组织管理和家庭角度的压力源研究也侧重微观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个人的生活际遇,虽有重视社会脉络但仍强调社会历史脉络下个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影响个人感知的社会压力的因素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连续谱,它既体现了能动的个人改造,更受制于社会结构作用于个人产生的压力感。我们认为,与个人生活际遇密切相关的社会环境与个人心理感受最密切,这些环境包括工作(组织)环境、家庭环境、工作家庭冲突、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与个人微观环境相关的因素包括个人的健康状况、个人的经济压力等,因此,需要从这些方面综合分析它们对个人社会压力感的影响(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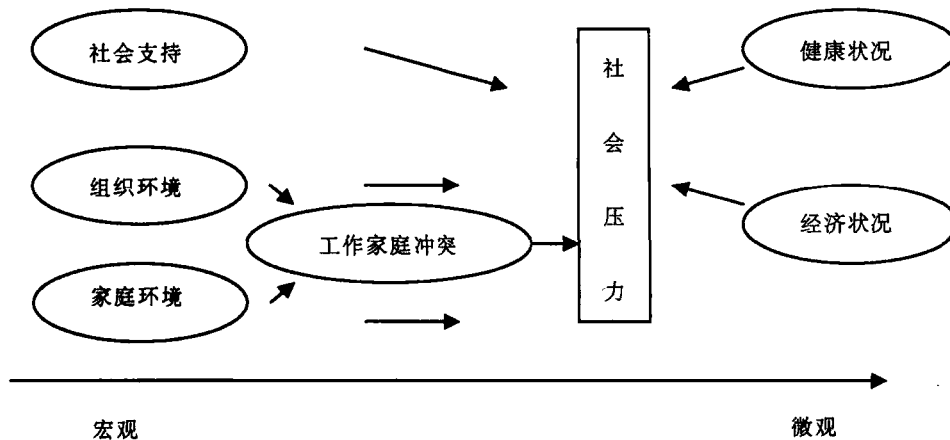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压力的影响因素

## 二、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将随着第三产业发展出现的大量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统称为“白领”。西方发达国家的“上层白领”或“高级白领”,则主要指政府和公司中的管理者。包括手握相当数量股票的公司经理层,主管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官员、高级专家、顾问、军事官员、政党活动家、思想家、政策制定者等政府高级雇员。本研究为了便于操作,参照西方学者的研究,将研究对象——高层白领主要定义为以下三类人员: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科级及以上的党政干部、企业中层及以上的管理者或企业主。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高层人才卷。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于2010年12月在全国范围同时进行,调查采用了分阶不等概率抽样。在对抽样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时,对符合高层人才特征的调查对象进行单独问卷访问。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26307名被调查者中,符合高级白领特征的共有976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7%。其中男性640人,占65.4%,女性339人,占34.6%。年龄29岁及以下的占4.3%,30-39岁的占29.5%,40-49岁的占36.3%,50-59岁的占20.2%,60岁以上的占9.7%;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的占4.1%,高中/中专/中技的占19.9%,大学专科的占36%,大学本科的占36.8%,研究生占3.1%。

## 三、高层白领的社会压力感

调查结果表明,高层白领对社会压力的感知较为强烈,当问及最近3个月对压力的感觉时,有62.8%的被访者感觉到有压力,其中感觉到压力较大或压力很大的被访者近1/3(分别占7.6%和24.9%),没有什么压力的比例为37.2%,压力不大的只占30.3%。对感知到社会压力的被访者进一步分析显示,压力主要来源于

工作压力,其中,他们认为工作量太大或工作难度太大的人数为258人(81.6%),认为工作没有发展前途的有13人(4.2%),认为单位人事关系复杂的有11人(3.4%),认为家庭关系紧张的有3人(1.0%),认为工作家庭冲突的有5人(1.5%),认为身体不好的有8人(2.7%),认为家庭经济压力大的有16人(5.0%)。此外,来自家庭方面的原因占到7.5%,健康方面的原因占到了2.7%。

#### 四、影响社会压力感知的因素分析

##### (一)变量介绍

根据前述,本文将影响社会压力感知的因素分为健康状况、经济收入、家庭因素、工作因素和社会支持等。对因变量压力感知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变量赋值状况如下:

##### 1. 因变量

压力感知:没有压力=0,压力不大=1,压力较大=2,压力很大=3。

##### 2. 自变量

控制变量。性别:女性=0,男性=1;年龄分组:29岁以下=1,30-39岁=2,40-49岁=3,50-59岁=4,60岁以上=5;受教育程度:不识字或识字很少=1,小学=2,初中=3,高中=4,中专/中技=5,大学专科=6,大学本科=7,研究生=8。

健康因素。健康自评:很好=1,较好=2,一般=3,较差=4,很差=5。

工作因素。专业技术职称级别:初级=1,中级=2,副高级=3,高级=4;行政级别:没有行政职务=0,副科级=1,正科级=2,副县处级=3,正县处级=4,副地市局级=5,正地市局级及以上=6;单位所处位置: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1,中层管理人员=2,基层管理人员=3,普通员工/职工=4;单位类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0,企业单位=1;在编与否:不是单位正式员工/在编人员=0,是正式员工/在编人员=1;对单位决策影响:基本没有影响=0,有一点影响=1,有较大影响=2,有重要影响=3;工作满意度:很满意=1,比较满意=2,一般=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

家庭因素。婚姻状况:未婚、离婚、丧偶=0,已婚=1;家庭地位满意度:很满意=1,比较满意=2,一般=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工作与家庭冲突:近年来,您身上是否发生因为工作太忙,很少管家里事情;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发展机会。回答从不=0,偶尔=1,有时=2,经常=3。

社会支持因素。在鼓励成才、职业规划、提供资源和机会、解决家庭负担上对您发展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员或机构,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求学的学校或机构、单位/领导、社会服务结构)=0,非正式支持系统(父母、配偶、配偶父母、老师、同学/朋友、同事、亲戚)=1。

##### (二)回归分析结果

第一,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社会压力感知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在年龄这一项上呈现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受教育程度高还是低,他们对社会压力的感知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不同年龄之间却有所不同,年龄越轻,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越大。

第二,健康状况对社会压力的感知存在显著性影响。对自我健康状况的评价越差,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也越大。实际上,健康和压力是互为因果的,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伤害,而不佳的健康状况也可能加重对压力的感知。

第三,收入状况对社会压力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收入高还是低,对社会压力的感知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第四,与高层白领工作相关的因素中,职位的高低、行政级别的高低、在单位管理位置的高低均对社会压力感没有显著的影响。单位类型也不存在显著影响,无论是国有单位还是私营单位,社会压力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样,对单位决策的影响力也对压力感知不存在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是否有编制对个人社会压力感存在显著的影响。实际上,目前体制内外的差异已经不是单位所有制类型了,更多地体现在编制上,因为国有单位也大量地使用非编制内的劳务派遣工。此外,在对与工作环境相关的满意度指标中,工作条件、劳动强度、工作稳定性均对社会压力感不构成显著影响,但是,收入水平满意度对社会压力感影响存在较强的显著性,发展前途满意度也存在显著性影响。不过,从影响方向上来看,对收入水平越不满意,感知到

表 1 社会压力感知的回归分析

项 目	影响因素 (常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显著性水平 (Sig.)
		B	标准误			
		-1.651	1.039		-1.589	.113
控制变量	性别	.072	.091	.036	.794	.428
	年龄	-.154	.057	-.132	-2.724	.007
	受教育程度	.030	.042	.034	.730	.466
健康因素	健康状况	.182	.054	.159	3.393	.001
经济因素	收入(对数)	.132	.080	.082	1.653	.099
工作因素	职称级别	-.061	.065	-.043	-.927	.354
	行政级别	.007	.051	.007	.135	.893
	单位所处位置	.028	.049	.034	.570	.569
	单位类型	-.103	.094	-.049	-1.092	.275
	在编与否	.548	.274	.091	1.998	.046
	对单位决策影响	.115	.059	.100	1.957	.051
	对工作条件满意度	-.004	.081	-.003	-.047	.962
	对劳动强度满意度	.119	.063	.121	1.878	.061
	对工作稳定性满意度	.078	.073	.060	1.068	.286
	对收入水平满意度	.196	.058	.210	3.409	.001
工作与家庭 冲突	对发展前途满意度	-.132	.064	-.135	-2.049	.041
	婚姻状况	-.397	.174	-.102	-2.286	.023
	家庭地位满意度	-.053	.067	-.036	-.802	.423
	工作太忙很少管家里的事 为家庭放弃个人发展机会	.135 .092	.041 .061	.156 .069	3.269 1.507	.001 .133
社会支持 因素	鼓励成才	-.094	.128	-.034	-.735	.463
	职业规划	-.158	.092	-.079	-1.728	.085
	提供资源和机会 解决家务负担	.206 .455	.095 .392	.097 .050	2.156 1.161	.032 .246
调整 R 方				.187		

的社会压力越大;而发展前途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则相反,对个人发展前途满意度越低,反而感知到的社会压力越小。

第五,婚姻状况对社会压力存在显著性影响。从影响方向上看,未婚人士的压力感要大于已婚人士。可能未婚本身就构成了对个人产生压力的事件。个人工作和家庭冲突较为显著地影响到了社会压力感知,越是那种“因为工作而很少管家里事情”的人,感知到的社会压力越大;与此同时,那些“为了家庭放弃了个人发展机会”的人,对社会压力感觉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样,对家庭地位的满意度也不影响到个人对社会压力的感知。

第六,社会支持系统中,对于鼓励成才、职业规划和解决家务负担,无论是受到了正式社会支持(如单位、政府机构等),还是来自非正式社会支持(如亲属、朋友等),均对社会压力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社会支持系统是否提供了资源和机会对社会压力感存在着显著影响,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资源支持造成对个人的社会压力更强。

##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社会压力感知是一种心理反映,但是,它的影响因素却是综合而复杂的。社会压力感既与个人心理承受能力有关,更与整个社会系统对个人日常工作与生活形成的压力有密切关系。而个人的心理感知与来自社会系统的压力源并不总是一致的,它与个人对社会系统的体验和认知程度相关;同样,与人们日常生活

中形成的普遍认同情形相比,不同的社会因素对社会压力感的影响可能也与人们的普遍认知不同。调查问卷中问及社会压力的主要来源,超过8成受访者回答源于工作量太大或工作难度太大。而在回归分析中,与工作满意度相关的变量中,工作劳动强度并不构成对社会压力感的显著性影响,这种矛盾性需要进一步分析。回归分析中与收入和工作前途的满意度,显著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压力感,因此,与工作相关的压力仍然是构成高层白领当前社会压力感的主要因素,而这种工作的压力最直接的感受来自工作付出与劳动收入之间的不相称,由此产生的一种相对剥夺感。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社会问题,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差距过大,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城乡之间、体制内外、编制内外差距悬殊,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占有一定比重,整个社会收入差距加大等,这些因素对高层白领形成了社会压力,造成了普遍性的地位恐慌感和焦灼情绪。

在人们普遍的认识中,女性高层白领具有事业上的成功形象,但背负着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因此,女性面临的压力更大,然而数据分析却没有支持这种认识,男性和女性高层白领对社会压力的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人们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可能面临的工作挑战越大,因此压力也越大,但数据分析也没有证实这种观点,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样,数据分析也没有表明收入水平越高的人感知的社会压力越大。那么在单位里管理层次越高、职称越高、行政职务越高是不是面临的压力越大呢?数据分析同样没有证实这些观点,无论职位高低,对社会压力的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对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支持系统并非对减轻个人压力感有着显著的作用,无论这种支持来自家庭等亲密群体,还是来自社会机构等正式组织。

对社会压力感构成显著影响的因素则包括年龄、健康、婚姻以及收入满意度等。研究表明,年轻白领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也印证了当前宏观社会环境对青年造成的影响。不断攀升的房价、对子女教育的高追求、滞后的医疗等社会保障,都对青年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压力,引发了普遍的焦虑感。而在工作领域,收入与消费水平之间的不对称,对工作前途的担忧,又进一步加剧了青年的社会压力感。对于未婚高层白领来说,尤其是大龄未婚白领,对于婚姻的过高期望以及婚姻构成要件对青年经济能力的苛求可能就是一种社会压力;而对于已婚高层白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也加深了其对社会压力的感知。

高层白领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发挥高层白领的社会功能需要给高层白领创造宁静平和的心理环境。当前,高层白领遭遇的社会压力既与个人的心理素质、生活阅历有关,更与宏观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构成现有国家社会管理体制的官方价值观、社会利益制衡机制和公共政策缺乏对白领群体的思想行为方式的了解,从而造成他们在这3个领域中都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地位,造成白领群体与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的分离;另一方面,快速形成的白领群体内部在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的分享上存在着不一致,就其整体而言,也缺乏稳定的行为规范、共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这些特征表明白领群体还没有形成本阶层的共同意识和对本阶层的稳定认同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白领群体参与社会利益制衡的社会实践,<sup>[9]</sup>从而使作为个体的白领对其生存压力的反抗和权利的维护缺乏能动性,容易产生普遍性的焦灼感与压力感。因此,对白领群体承受的社会压力的分析,不仅要对他们的个人际遇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要分析作为一种结构力量的社会阶层,其产生发展的时代特征、其认同的价值观念、其所处的体制环境以及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对它们内心世界的影 响,并作出清晰的判断。尽管个体所遭受的社会压力深受外在脉动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对于个体的调节而言,社会政策的调节与家庭资源整合显然更为重要,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速变时期,完善各种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帮助家庭成员有效地发掘资源、增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才能使家庭成员的紧张和焦虑得以舒缓,从而在个人层面维持微观心态变化与社会结构紧张之间的动态平衡。

#### 参考文献:

- [1] 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72.
- [2] 王道阳、姚本先.压力源研究的理论模式[C].第十一次全国行为医学学术会议暨广东省行为医学分会首次学术年会论文集,2009:452-455.
- [3] [9]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6):90-111.

- [4]陈成文、方月娥.社会学视角中的白领阶层[J].科技信息,2008(6):48-49.
- [5] Lazarus, R.S., & Launier, R.. Stress-related transactions between person and environment [C]. In L.A. Pervin & M. Lewis (Eds.), *Perspectives in interactional psychology*[M]. New York: Plenum. 1978.
- [6] 转引自张宁.白领工作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其角色压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2:5-6.
- [7]Holmes, T.H., & Rahe, R.H.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967, 11, 213-218.
- [8] Hill, R. (1949). *Families under Stress*. 转引自 McCubbin,H. I., Joy, C. B., Cauble, A. E., Comeau, J. K., Patterson, J. M., &Needle, R. H. (1980). *Family Stress and Coping: A Decade Review*,*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42(4), 855- 871.

### Senior White-collars' Sense of Social Press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ird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Survey Data

Gu Hu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re is a general sense of social pressure in the senior white-collar workers. The reasons of this feeling are from not only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but also the current macro-social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refore, analysis of impacting factors of individual social stress needs to buil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micro to macro factors. The third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survey data shows that, the factors with significant affect on social pressures of senior white-collar include age, health, marriage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etc. Therefore, to relieve social pressures suffered by senior white-collar workers, the strength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social policies should create a fair and reasonable system environment.

**Key words:** Social Pressure; Senior White-collar; The third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Survey

责任编辑 曾燕波